

# 遥寄清思念伯亲

缅怀那些随三伯远去的时光

□ 张素珍

这几日，一缕淡淡哀愁萦绕心间，似在低吟着往昔的故事。想起三伯，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，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，如星辰般在脑海中闪烁。三伯离开我们22年了，可只要一念及他，那些有他相伴的温暖时光，便如潺潺溪流润泽着我的心田。

三伯原名程森林，大家习惯叫他三木林，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老好人，用村里人常说的一句话来陈述：三岁小孩都能使唤动他。三伯的和善、乐于助人，有口皆碑。

那时我还在上小学，关于三伯是未先识人已闻其名，他一来就代表村里来了放电影的，当时农村人买不起电视机，看电影是很受村民喜爱的一项文化娱乐活动。孩子们欢呼着奔走相告，喜洋洋的气氛沸腾了整个村。那时三伯格外受人欢迎，尤其是孩子们，只要他一来，快乐也就跟着来了。



三伯脸上总挂着笑容，常迈着不慌不忙的步伐，沉稳得就像村边缓缓流淌的河。他中等个头，长得壮实，穿着朴素，看着模样笨拙，其实身怀多种技艺，比如理发、修车、放电影、治烫伤蛇咬等。凡是村里人找他办事，似乎都无所不能。就拿理发来说，不管平时还是过节，村里男女老少都找三伯，他仔仔细细理下来，俊媳妇显得更俊，邋遢男人变得精神。

村里人有事，爱找三伯帮忙，凡是张口的人，就没有被拒绝的，而且帮忙从不要别人一分钱。夏日中午，太阳火辣辣的，邻居们在门前大槐树下的石桌旁，边吃饭边唠家常，热热闹闹的。有跑校放学孩子，还没顾上回家就推着

自行车急急忙忙来找三伯：“三伯，车胎破了，你给补一补，我今下午上学还得用。”遇到这种情况，三伯总是放下碗就开始修自行车。有时院里能放四五辆自行车，看着就像个自行车修理摊。他修理自行车的工具一应俱全，常年帮大伙修车，习惯性的，大家把他当成了村里免费的自行车维修师傅。有时修车的孩子们接二连三来，三伯的饭时一推再推，而他任劳任怨，总是乐呵呵地对待，仔细地检查、修理，认为没问题才罢手。因此，他倍受孩子们爱戴。我曾打趣说：“三伯，这么多人找你修理自行车，要不适当收些材料费？”他难得严肃地说：“都是一个村的乡亲，可不敢说收钱，要不伤情面了，打帮打帮是应该的。”看着三伯板起面孔却说着朴实、暖心的话，我笑出了声。

杏黄时节，村里人忙着上山摘杏。杏肉可做成杏干，酸酸甜甜当开胃零食；杏核洗净、晒干可入药。对于靠山吃山的村民来说，摘杏、卖杏核算是一笔天赐的收入。一个雨过天晴的午后，我刚睡醒就听见门前街上闹哄哄的，出门一看人们急匆匆地跑，一打听原来是上山摘杏的大姐被蛇咬伤了。有人飞跑去找三伯治疗蛇毒；有人开车去县医院买治疗蛇毒的药。好在三伯及时控制蛇毒，药及时买回来服用，大姐平安脱险。见识了三伯这无师自通的医术后，我的震惊岂是一句“佩服”能表达的？



那年夏天，婆婆要回娘家，公公正逢轮值给村里放牛，婆婆临出门叮嘱我只管看好孩子，等孩子爷爷放牛回来做饭。看着日头越来越高，太阳晒得火辣辣的，我想这大热天放牛很辛苦，不如自己动手做饭，让孩子爷爷回



来就能吃便饭，还能多休息一会儿。我把案板放院里枣树下的石桌上，把孩子放我两腿之间的凳子上坐稳，坐下来开始切菜，切了两下看见血一下子冒出来了，吓得我赶紧摞下刀，紧张地看我的手伤得怎么样，结果是完好无损。一低头，小宝贝脸憋得发青，正哭得喘不上气来，娇嫩的手指在流血，可能是她太疼了，所以好半天才哭出声。等孩子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，我抱起她就往三伯家飞奔。三伯正在院里做饭，看到孩子流血不止的手，赶紧拿药止血包扎。经过这一惊吓，我沮丧地低着头生闷气，听见三伯说：“你看好孩子，我去你家做饭。”我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他，心中充满感激。至今我还记得那顿连汤面，香喷喷的，本来抑郁的心情被这简单可口的饭治愈了。而他的这份恩情，我也默默铭记在心。

三伯家在村边西头大槐树下，房靠山而建，位置偏僻却很热闹，有事没事找三伯的人不少。三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盲眼老妈，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。村里人来了三伯家一点不拘束，有的下象棋，有的打扑克，有时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要三伯在家放电影。他从来没二话，放映机一开，不用挂幕布，墙上直接投影，即使是曾经放映过的电影，村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。尤其是冬日里，坐在热炕上，灶膛里木柴烧得旺旺的，那种从外而内的暖让人心里暖烘烘的。多年以后，想起这一幕，虽然时光已走远、三伯已走远，但是那种暖似乎还滞留在心底，纯朴而厚重。

有三伯在的日子是快乐的。正月是村里人最轻闲的日子，大伙聚在三伯家凑热闹。他刚住进儿子给他盖的新房，外墙是红砖，屋内是白墙，看三伯红光满面乐呵呵的脸，我们也觉得格外开心。苦尽甘来，他开始享受儿子带给他的幸福生活。桌子上摆放着瓜子、花生、糖，三伯还把儿子从北京寄回来的特产分给大家。我们边吃边看电视，热热闹闹，说的最多的是羡慕三伯好福气，有个孝顺、出息儿子，给他盖新房、买大彩电，稀罕的美食时不时往回邮寄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过完年，三伯和几个村里人一起去路家庄铁路上做养护工作，晚上住宿铁路工区。由于住所设备简陋，有人提议三伯回家把彩电拿来，丰富下工后枯燥乏味的生活，他二话没说应下来。

三伯回村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，我突然听到他煤烟中毒的消息。后来，医院打电话传来好消息，说三伯醒了，和陪护的人谈笑风生。我悬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回肚里。清明节那天，听闻三伯出院了，但走了一半路程时突然昏迷被送往县医院，后来听说医生检查后宣布无法抢救，他再也没有醒来。

消息传来，全村男女老少悲哀，泪眼对着泪眼，为三伯的意外离世而惋惜。

三伯故去22年了，最近我又一次想起他，心潮久久不能平静。如今，像三伯那样和善纯朴、大度无私、不计得失的人少之又少。

三伯就像村口流淌的小河，虽然没有大江大河的浩荡，却用它的清澈明净缓缓滋润着乡亲们的心田。

愿三伯在另一个世界，依旧迈着不慌不忙的步伐，乐呵呵地畅意生活。

(本版图片均为AI制作)

